失而复得

范春歌

出了名的“丢三落四”。

小时候掉钥匙,掉饭票。大了掉钱包,掉围巾,掉手机……

最广为人知的是,读大学时掉书包,贴了寻物启事在最聚众的图书馆阅览室门口。书包还没找回来,又丢了手表,那是母亲送我的一块瑞士老表,于是人来人往的学生宿舍门口又多了一张醒目的寻表启事。还惊动了校保卫科。

参加工作以后,丢过采访本,丢过相机,丢过护照,丢过背囊……谢天谢地,老天可能实在看不下去,开始垂怜我,竟然都让我找回来了。

遗失的相机包一直躺在拉萨布达拉宫的人行道上,人来人往,没有人动,等我来。那是1992年。

遗失身份证在武汉青山公园,我几天没察觉。有天接到一封陌生的来信,无字,只有我的身份证躺在信封里。

对方按身份证上的住址给我寄来了。寄信人没有留他任何信息,但这封无字的信,让我记到如今。

最神奇的一次失而复得,是某年某月,省电视台的朋友张以庆带着同事到家谈片。我去公交站接的他们。到家聊了约半个时辰,忽然发现手腕上出门还戴着的一条藏式手链不见了。

那是在八廓街一个康巴汉子的小摊上买的。当时没有挑到满意的手链,他用绿松石红珊瑚黑玛瑙给我现编了一串。特别好看特别喜欢,戴在手腕多年了。

当然要返回路上找。

张以庆说都在家坐了这么久,怎么能找回来?我冲出家门,一路低头寻到人群攒动的公交站,远远见一个女孩从地上捡到什么物件,好奇地端详。

待我追过去,那女孩已登上公交车的踏板,我气喘吁吁地问她是否捡到一串手链,她摊开的手心正躺着它!

听我解释后,女孩没有犹豫就还给了我,感动加激动,让我道谢时都语无伦次了。待我欣喜地握着手链回到家,张以庆和他的同事都惊呆了。

继而他们疑问,女孩怎么就相信是你的手链呢?我忘了如何回答。现在想想,该是一颗单纯的心对世界的信任。

还有一次,到鄂湘交界的地方采风,上午把在湖北小镇买的一袋特产掉在湖南小镇的出租车上。下午回到湖北这边的小镇,见有人按喇叭,原来是湖南的出租司机。他高兴地喊:大姐,我来回跑了好几趟,一直瞅着行人终于找到了你。

见我过意不去。他说,咱们这个偏僻地方,你来一趟不容易。把买的土特产带回去,也是个纪念。

这样的事遇多了,现在想起来,与其说是上天的眷顾,不如说是善良人的福佑。

而当你对世界有所失望的时候,多回忆那些温暖的人和事,世界的温度也渐渐升起来了。不是吗?

古桥之幸

陈世旭

杭州临平区在杭嘉湖平原南端,大运河之滨,一望平畴,塘漾棋布,依临平湖而兴。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了烂漫的江南水乡文化。走进临平,就走进了水墨画卷:超山迤迤,径山巍巍。北望嘉湖,东瞰宁绍。古老的大运河蜿蜒迤逦,清波里闪烁千年历史的倒影。大运河串联起了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两千多年的“运河文化”和一千多年的“梅花文化、金石文化”;串联起了江南水乡、历史古镇和广袤田园;串联起了前卫都市、潮流艺术和未来工厂。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山水、田园、村庄、文化产业熠熠闪光,描绘出崭新的运河画卷。这里是“长三角金南翼门户枢纽”,G60科创大走廊和杭州城东智造大走廊的交会点,杭州融沪的桥头堡,数字经济、“未来工厂”、互联网平台,智能制造正由“点上标杆”向“区域优势”演进。

我从喧闹深处走出,享受江南水乡的独特风姿。江南深秋浓郁的色彩是那么明亮。

山给予了灵秀,水孕育了风韵,临平如同一个安静的处子,掩藏万种风情,给人以无穷的想象。行走在大运河两岸,感受千年文脉滋养下的城市脉搏;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里,领略科技创新的无穷魅力;漫步美丽乡村,感悟乡村振兴的澎湃动力……在临平,既可以体验时尚活力之风,领略智能制造之奇,也可以品读千年古韵,尽享秀美山水。

塘栖古镇,拥河而立,千百年来大运河奔流不息,悉心哺育着这座明清居“江南十大名镇之首”的江南名镇。

这是我梦中的江南:板桥连接街道,廊庑绵延河岸。鳞次栉比,深深巷陌,相伴流水弯弯;古碑侧畔,蓬门紧闭,或许藏龙卧虎。古老的脊瓦,沉淀着斑驳的流年;古老的条石,镌刻着岁轮碾压的辙印;古老的青石板,记载着风花雪月;古老的乌篷船,在拱桥的眷恋中渐行渐远。倾城的阳光,让古镇返老还童。传统茶宴、木工、皮影、植物印染、蚕桑丝织、模版糕点、IP手办……一家家“老字号”让文化在手作体验中传承。年年庙会、传统舞蹈、花篮滚灯一展千年的笑颜。

塘栖在北宋之前为一名不见经传的渔村,元代经10年艰辛,新开运河,河上曾建有木桥。若遇洪水,波涛汹涌,桥难建易塌,两岸居民只好靠竹筏渡河,每年都有人溺毙死伤。明弘治间,陈守清到塘栖镇经商,恰逢广济桥坍塌,他挺身而出,倾尽积蓄后,剪发奔走,从苏杭到京师,哀乞于四方,筹得巨款,在塘栖乡绅和百姓通力合作下,倒塌的通济桥历时九年得以重建。取变天堑为通途,广济大众之义,故又称“广济桥”。

拱桥七孔,阔二丈八尺,长四十六丈,如碧天长虹,时人因赐以“碧天”之佳名。我细察桥梁上所镌桥名,果真有“碧天广济长桥”字样。自此,塘栖“行旅无蓑裳之苦,闾闸有锁钥之依,渐成名镇。”(《塘栖志》)

陈守清的善心善行深深地镌刻在了京杭大运河上。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大吨位的船只越来越多,老运河的水运设施,如航道、船闸等,已难以满足通航的需求。而由于地理位置、文物保护等因素,也无法对这些设施进行改善。在种种设想中,甚至有过拆除广济桥的动议。为保护广济桥, 2017年,临平人以博大的胸襟与魄力,开工建设运河二通道,2023年7月正式通航。而今这条全长将近30公里的崭新的“运河临平段”,在耀眼的阳光下,浩浩荡荡,闪闪发光,不仅拓展了古运河的功能,更赋予了运河“生态环保”“智慧化”“数字化”等新特点。23座极富现代美感的跨河大桥,确保了运河通航后不会对两岸居民造成阻隔;一座23米宽的双线船闸,足以让千吨级货轮驶过,将杭州内河的运力,直接提高了40%。

而塘栖镇古运河上的五百年广济桥,被完整保留,这座古运河上仅存的七孔石拱桥,周身满载着两岸变迁的痕迹,成为历史沧桑的真实见证。2014年6月,随着大运河申遗成功,广济桥作为遗产点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这是古桥莫大的幸运。

家的味道

陈造奇

什么是家的味道?我想一百个人肯定会有一百个答案。而我对家的味道的体悟整整用了60余年,可谓百感交集。

说起家的味道,我的脑海里时常会浮现这样的画面,大热天,我家的亭子间酷热难耐,父亲伏案在书桌前看稿,书桌上堆满各式外语字典。家里没有电风扇,他只能用蒲扇解暑,收音机里不时传来外国交响乐。父亲偶尔会让我帮他捶一下背。到了晚上,几个孩子围着父亲,父亲拿出一本书页已泛黄的卜劳恩的《父与子》给我们讲故事。

有一年家里买了一架迷你手风琴,我们围着母亲一起学唱英文歌。我们家有经常下馆子的习惯,每到这时,一家六口浩浩荡荡,到淮海路天鹅阁、红房子,或到南京西路珠江酒家、绿杨村大快朵颐。

吃完了饭便是荡马路,逛商店,有时还会看场电影再回家。

大概是上世纪60年代初,我家买了一辆宝蓝色七成新的凤凰女式自行车,全家在乌鲁木齐北路市少年宫边门学车。一人学车,两人左右两边扶着,最终全家都学会了骑车。

60年代后期,家的味道突然变得有些苦涩,原本和睦温馨的家,因为三个人先后离开变得有些清静。先是大姐到崇明农场务农,后是二姐到安徽淮北插队,再接着是父亲到奉贤柘林干校。尤其是全家送二姐一段,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是在彭浦火车站,当列车启程的汽笛声一响,简陋的站台上哭声一片,这是第一次体味亲人间的别离。父亲大概要隔一两个月才能回市区一趟,有时父亲会带回一只小青蛙给我们,有时父亲会跟我们讲故事或是干校的所见所闻,这会让我们重新找回温馨的家的味道。

1973年10月我中学毕业分到了金山石化,而后我在金山成了家,家的味道开始淡了。我和父母的联系主要通过电话和书信,父母和姐姐也曾多次到金山来看我,我也会不定期回上海看望两位老人。最让我女儿念念不忘的就是每次到愚谷邨亭子间看望爷爷奶奶吃到的饭菜味道。

1999年年底,我辞职回到上海,我和父母的往来又开始频繁。尤其是近20年,我们全家会经常聚在一起,或吃饭或逛公园,或为父母过生日,或为父母金婚庆祝。

父母岁数大了,生活却相当节俭,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买,我上门探视时,会经常买些他们爱吃的活杀鳜鱼、鲈鱼、鸽子,还会特意到老大昌、凯司令买来他们爱吃的奶油蛋筒、红宝石的咖喱角,看着他们津津有味地吃,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父亲有时甚至把掉落的碎渣也吃得干干净净。

因为父亲耳朵有些背,我喜欢和母亲打电话。只要几天没听到我声音,母亲就会打电话给我,家长里短能说好长时间。每年我过生日,第一个打电话祝我生日快乐的肯定是我母亲。

人老了,常常会被晚辈埋怨太唠叨,而我恰恰相反,我特别喜欢并享受和父母聊天,我经常会有意无意引导老人回忆他们的童年、他们的过往经历,而我认真地倾听。

如今父母已先后走了,可我对家的味道依然念念不忘。以我的理解,家的味道就是相互的牵挂、依恋。家就是那个可以让你放下所有戒备,尽情分享你的快乐,叙述你的烦恼和痛苦的地方。多么希望这种味道能一直都在啊!

红 (中国画) 田黎明

流淌的生命

张 兰

奶奶沈桂珍,1926年12月生人,出生在一个江南小镇歇马桥。曾经听奶奶念叨过自己的小时候,念叨过19岁远嫁到我们这个穷人家后的很多往事。那些日子,我没有印象。但从奶奶的话中,我想象了她弓着身子,挑着重担,起早贪黑在田头勤劳耕种的情景,也体悟了她人穷志不能穷的志气、骨气和傲气。

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在那些挣工分糊口的日子,奶奶就是一个奇女子。她经常干着最重的活,吃着最苦的苦,却凭借着一股子劲,养育了三个孩子,更扛起了一个家。奶奶宁可自己饿着肚子去干活,也要把家里的一口留给孩子们吃。天蒙蒙亮时,奶奶摇着橹赶水路去远嫁到吴淞江畔的姑妈家,只为能帮着多干点活。大肚子的媳妇出门干活时,奶奶把两只荷包蛋“藏”在白米饭下给她补充营养。

奶奶的招呼不是客套,是待人的真诚,更是与生俱来的气度。即使在她病痛不能起身卧床时,依然要招呼来看望的人“吃饭”“坐坐”。奶奶帮助过很多人……哪家孩子没有母乳吃,她就用自己的母乳喂养人家;哪家孩子冬天没有鞋子穿,她就缝一双棉鞋给人家;哪家没有地方住,她就把家里的一间房腾出来给人家住……那些记忆及后来的很多记忆,都在亲戚们、友邻们的回忆里,都是奶奶的善良。

奶奶是我们最挚爱的人,我们受恩于她的养育、教导。她的慈爱,她的坚韧,她的乐观,她的豁达,就像一幅画从小到大挂在我们的心里。大夏天,她背着我们乘凉。大凉席、破蒲扇和变戏法一样买回小西瓜,是我们长长久久的记忆。大冬天,她陪着我们读书。盖在膝盖上的旧棉衣,温暖了我们。奶奶面对生活的坚韧勇敢、乐观豁达,让我们从来不觉得读书的苦。

奶奶把衰老和生死看得很淡,坦然接受却并不屈服。过去大半年,罹患肿瘤的奶奶经历了很多苦。冬夜凌晨两点多坐在急诊室冰冷的椅子上输液时,她不哼一声。即使后来疼得受不了哼唧唧时,还勉强着和我们说话。在奶奶心中,悲伤不能凝聚力量。在奶奶心中,我们家就像这个时代一样已经蹚过了苦难的河流。勤劳善良、坚韧勇敢、从容大度、乐观豁达,是奶奶留给我们家永远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亘古不变的精神品质。

忆张祥教授二三事

王方华

我与张祥院长由于学术交流而认识,兴趣相投,成了好友。他曾几度给复旦的研究生作讲座,我们也曾一同参加市里组织的经济工作研讨会。去年,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张祥教授与世长辞。我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看着他英气勃发,睿智深邃的照片,思绪万千,往事涌上心头。

1997年冬,一次见面,张祥院长与我讨论了许多管理学发展的问题,最后聚集到为什么有的学校叫“商学院”,有的学校叫“管理学院”。我们聊了很久,突然他问我:愿不愿意调到交大工作?和他一起把交大管理学院办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三次来我家,我们交流了许多,相谈甚欢。三思后,我决定到交大工作,他十分欣喜。1998年4月6日我正式到交大工作,成为一名交大人。

上世纪末,交大管理学院的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地方拥挤,设施陈旧,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张祥院长指示我们一定要振作精神、克服困难、迎难而上,要把学院工作聚焦到办好MBA上来,通过高质量的MBA树立学院的品牌,充实学院的办学经费,引进优秀教师,使学院焕然一新。

在他的领导下,学院的发展战略为:建设国内领先、亚洲一流、世界知名的管理学院。

这是我们后续多年的总方针。之后张院长又帮我们向学校争取到把整个南楼给我们使用,安泰教学楼建成以后归我们自主管理,把北楼改造成符合现代教学要求的新大楼,西边的四栋教工家属小楼改造成舒适的小宾馆,把微电子实验室改造成青年教师办公室……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张院长的指导、帮助、支持下进行的,我们铭记在心。

2003年张祥院长卸去院长一职,担任了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张祥院长十分关心学院发展,多次来学院调研,组织研讨,研究学院应尽的社会责任。由于学校在交通运输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安泰与船建学院联合,成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研究中心”,在学科交叉提出真知灼见,服务于国家战略。于是,学院开始了国内首创的工科与管理学科交叉合作的行业研究。在项目进行中,张祥院长说:“我们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别人不敢做的,带有标志性的行业研究!”在他的指导和多方努力下,一个全新的具有上海特色、交大特点的“上海航运指数”应运而生!

我和张祥院长亦师亦友,在许多方面,他影响了我的人生,也影响了安泰的发展轨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今的学院也正如张院长当初所憧憬的那般,人才济济,如日方升。

十日谈

安泰故事

人生的历练和成长,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金 晖